

<<将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将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228116

10位ISBN编号：7511228119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作者：绕梁三日

页数：288

字数：3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将嫁>>

内容概要

三年前为了平定西疆，他迎娶了雍州兵马总督的女儿为皇后，但他却在有生之年遇见了霍时英，这个世间独一无二的女子，这个大燕朝唯一的女将军。她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他已经关注了她整整二十年，从他六岁的时候，第一次听见她的名字被母后和长姐提起，他就在想一个两岁的女娃娃被带到边关是多么的神奇。

十多年后他再次在战报上看见她的名字，霍时英三个字瞬间在他的眼前勾勒出一幅苍凉的画卷，大漠飞烟，骏马奔驰，金盔卫甲，立马横刀的英武女子，荒凉而充满生命的张力，残酷而柔情，如此强烈的冲击。只因为一个名字就给了他如此多的幻想，怦然心动。

后来他悄悄地给了她很多的机会，她的名字一次次地出现在战报上，一次次的功绩，鲜血淋漓，杀戮决断，他无数次幻想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。

后来他知道了她的小字叫安生。
安生？

他如何能给她安生，他已经没有资格了，他大婚的时候挑起皇后盖头的那一刻，心里在隐隐地后悔，直到最后真正地见到她，那一刻滔天的悔意能盖天灭地。

没有人知道，他关注了她整整二十年。

情之路那样漫长艰难。
她像雄鹰一样翱翔天际，天空是她的羁绊；他似巨龙深潜海底，皇宫是他的牢笼。
一个是燕朝第一位女将军，一个是九五之尊的皇帝，同样强势而又隐忍的两个人，要如何才能走近对方，将思慕进展至婚嫁？

<<将嫁>>

作者简介

绕梁三日。

七零末生人，出生在贵州，在天津长大，现定居沈阳，没有正当职业，是个家庭主妇，为人比较古板，不太有幽默感。

从小喜欢看童话，现在写点小言情，没渴望写出什么大部头，只希望写点成人童话，有人看了会会心一笑又或者能有片刻的感动，就能成就我的满足感。

已出版作品：《憾生》、《将嫁》

<<将嫁>>

书籍目录

节选一 霍时英站在城门口，和她爹隔了两丈远，一身灰突突的短襟布衣，脚上的布鞋一只前面戳出一个洞来。

霍将军骑着高头大马，鲜衣铠甲，眯着眼睛看着她半晌：“卢龙寨守三日行吗？”

霍时英舔舔干裂的嘴唇，西北的日头烈，她也眯着眼看她爹，她爹霍真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纨绔，在西北边关混了二十年终于混成了一个老兵痞，他是她的上司，而且还是她爹。

霍时英垂下眼皮，用没露脚趾头的那只鞋踢了踢脚下的灰土：“羌人的大军只要开到这城底下，别说三天了，三个时辰都守不住。

你就给我留了两千的兵，站城头上刚好填满，羌人这次来了二十万，他们就是叠着人梯一个个上来踩都能把我们踩死了。

霍时英这话说得闷突突的，一点都没有人家跑路她留下垫背的激愤，她蔫头耷脑闷闷的几句话，霍将军听着就有点不舒服了。

霍将军手里的马缰绳稍稍紧了一点，那匹马原地踏出几步，他手里的马鞭烦躁地一挥：“那就不打了？”

也不守了？

你这能守三天，大军就能多撤出五百里去，出了甘宁道，到了凉州府，那才算有点胜算，你这里要是守不住羌人的大军破了卢龙寨，一出嘉定关，他们的骑兵一泻而下，占了甘宁道劫了粮道这仗还打什么打？

霍时英仰着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七天前就给你送过信了，嘉定关有多少兵？”

七天还撤不完？

你们从七天前开始撤这会儿至少应该到凉州府了。

末了她又疲惫地加了一句：“真不行！”

秋日干燥的西北风里，霍时英顶着一张灰扑扑的脸，额头和脸颊上灰尘和着汗水，汗被风吹干了，留下几道黑黑的痕迹，一把枯草一样的头发用根布条绑着，两人马上马下地互相看着。

霍将军从霍时英的脸一直看到她露着脚趾头的鞋，来回扫了她几遍，最终眼底一抹狠厉之色闪过，抬了抬马鞭指着她道：“守不住也要守，少一个时辰我亲手把你的头砍下来。”

将军留下这句话，扬起马蹄绝尘而去，身后跟着他的一群亲卫，一群彪悍的大马奔驰而去，扬起一阵灰尘呛了霍时英一鼻子灰。

霍将军的马队跑得没影了，霍时英像个遇上灾年的农民窝囊地蹲在自家的地头上一样，泄气地往城门口一蹲。

捡了根草棍，霍时英蹲在城门口的地上左一道右一道地画了起来，半盏茶的工夫，前面又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她抬眼望去，她爹猩红的斗篷在风里一扬一扬地又飘了回来。

霍将军在霍时英的面前刹住马势，灰尘中父女俩马上马下地对望着。

霍真四十多岁了，还是很英俊的一张脸，他没像现下流行的那样是个男人都蓄着一把美须，白净的一张脸，边关二十年的岁月也没破坏他脸上的美感。

这个中年美男子定定地看了霍时英半晌最后忽然贱兮兮地笑着说：“时英，最后一仗了，打完了爹带你回家。”

霍将军说完看了她脚下杂乱无章的一堆涂鸦一眼，然后忽然就笑了，笑得有点狡猾，笑完了，又看了霍时英一眼，再次马蹄飞扬潇洒地跑了。

扬起一堆比刚才还要大的灰尘，霍时英裹在弥漫的尘土里，眼前闪过一堆堆雕梁画栋，金粉佳人，“家？”

她两岁多时来到边关整整二十年就回去过一次，那年她十二岁，给她奶奶请安，在屋外面跪了三个时辰，那次还正赶上她一个姐姐出嫁，她和那个姐姐一句话没说对，又被她奶奶罚跪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他爹得到消息，进屋踢翻了她奶奶房里的一个花瓶，她爹跟她奶奶干上了，这才放了她。

可那个家也真漂亮啊，那么大的宅院，一进套一进的院子，边角旮旯都摸不到灰，连仆人都干干净净，一个个整齐漂亮的，还有她二哥的手可真白啊，还有早上白定桥边早市的味道真好闻，雾蒙蒙的早

<<将嫁>>

上，空气里飘着阵阵水汽。

霍时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马上一口灰吸进嘴里，狠狠地呛了她一口。

一边咳嗽着一边站起来拍拍屁股往回走，霍时英进了城门迎面和六条大汉碰上，是她爹的十八个亲卫中的六个，打头的还是她师傅，她迎上去问：“师傅您这不跟将军走，在这干吗呐？”

牵着马站在最前面的汉子，抱拳行了一礼，半张脸埋在胡子里，那剩下的半张也瘫着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禀都尉，将军让我们留下来做你的护卫。”

霍时英走上前拍拍汉子手里牵的马：“我爹还行，‘飞龙’都舍得给我留下了，这是让我逃跑的时候用呐。”

“将军说了，卢龙寨守不住三天哪怕少一个时辰就把飞龙砍了，再绑了你去见他。”

汉子瓮声瓮气地接着说。

霍时英摸着马头的手僵在半空，她张着嘴看着汉子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最后把手拐了个弯朝着他们挥了挥：“行了行了，那你们就到军营里自己找个地方窝着去吧，等羌人一破城你们就砍了飞龙，绑了我跑吧。”

霍时英说完懒得再搭理他们自己往城里走去，走出十几步后面一阵滚雷一样的铿锵之声跟着就来了：“将军还说了，此乃国难，卢龙寨一役至关生死，拜托都尉了！”

霍时英往前走不了了，一回身笔直射向那几个人的目光锋利如刀，可人家那几位也没搭理她牵着马扭身走了，估计真是到军营里找个地方窝着去了。

霍时英知道她这个师傅脑子有点憨，可这憨蠢到这个地步也实在让人生气，这种事是能站在城门口吼的吗？

这乱了军心是个多大的事。

霍时英气得直哆嗦，看着边上巡逻的两队兵走过来了，最后还是窝囊地甩甩袖子走了。

……

<<将嫁>>

章节摘录

节选一 霍时英站在城门口，和她爹隔了两丈远，一身灰突突的短襟布衣，脚上的布鞋一只前面戳出一个洞来。

霍将军骑着高头大马，鲜衣铠甲，眯着眼睛看着她半晌：“卢龙寨守三日行吗？”

霍时英舔舔干裂的嘴唇，西北的日头烈，她也眯着眼看她爹，她爹霍真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纨绔，在西北边关混了二十年终于混成了一个老兵痞，他是她的上司，而且还是她爹。

霍时英垂下眼皮，用没露脚趾头的那只鞋踢了踢脚下的灰土：“羌人的大军只要开到这城底下，别说三天了，三个时辰都守不住。

你就给我留了两千的兵，站城头上刚好填满，羌人这次来了二十万，他们就是叠着人梯一个个上来踩都能把我们踩死了。

霍时英这话说得闷突突的，一点都没有人家跑路她留下垫背的激愤，她蔫头耷脑闷闷的几句话，霍将军听着就有点不舒服了。

霍将军手里的马缰绳稍稍紧了一点，那匹马原地踏出几步，他手里的马鞭烦躁地一挥：“那就不打了？”

也不守了？

你这能守三天，大军就能多撤出五百里去，出了甘宁道，到了凉州府，那才算有点胜算，你这里要是守不住羌人的大军破了卢龙寨，一出嘉定关，他们的骑兵一泻而下，占了甘宁道劫了粮道这仗还打什么打？

霍时英仰着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七天前就给你送过信了，嘉定关有多少兵？”

七天还撤不完？

你们从七天前开始撤这会儿至少应该到凉州府了。

末了她又疲惫地加了一句：“真不行！”

秋日干燥的西北风里，霍时英顶着一张灰扑扑的脸，额头和脸颊上灰尘和着汗水，汗被风吹干了，留下几道黑黑的痕迹，一把枯草一样的头发用根布条绑着，两人马上马下地互相看着。

霍将军从霍时英的脸一直看到她露着脚趾头的鞋，来回扫了她几遍，最终眼底一抹狠厉之色闪过，抬了抬马鞭指着她道：“守不住也要守，少一个时辰我亲手把你的头砍下来。”

将军留下这句话，扬起马蹄绝尘而去，身后跟着他的一群亲卫，一群彪悍的大马奔驰而去，扬起一阵灰尘呛了霍时英一鼻子灰。

霍将军的马队跑得没影了，霍时英像个遇上灾年的农民窝囊地蹲在自家的地头上一样，泄气地往城门口一蹲。

捡了根草棍，霍时英蹲在城门口的地上左一道右一道地画了起来，半盏茶的工夫，前面又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她抬眼望去，她爹猩红的斗篷在风里一扬一扬地又飘了回来。

霍将军在霍时英的面前刹住马势，灰尘中父女俩马上马下地对望着。

霍真四十多岁了，还是很英俊的一张脸，他没像现下流行的那样是个男人都蓄着一把美须，白净的一张脸，边关二十年的岁月也没破坏他脸上的美感。

这个中年美男子定定地看了霍时英半晌最后忽然贱兮兮地笑着说：“时英，最后一仗了，打完了爹带你回家。”

霍将军说完看了她脚下杂乱无章的一堆涂鸦一眼，然后忽然就笑了，笑得有点狡猾，笑完了，又看了霍时英一眼，再次马蹄飞扬潇洒地跑了。

扬起一堆比刚才还要大的灰尘，霍时英裹在弥漫的尘土里，眼前闪过一堆堆雕梁画栋，金粉佳人，“家？”

她两岁多时来到边关整整二十年就回去过一次，那年她十二岁，给她奶奶请安，在屋外面跪了三个时辰，那次还正赶上她一个姐姐出嫁，她和那个姐姐一句话没说对，又被她奶奶罚跪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他爹得到消息，进屋踢翻了她奶奶房里的一个花瓶，她爹跟她奶奶干上了，这才放了她。

可那个家也真漂亮啊，那么大的宅院，一进套一进院子，边角旮旯都摸不到灰，连仆人都干干净净，一个个整齐漂亮的，还有她二哥的手可真白啊，还有早上白定桥边早市的味道真好闻，雾蒙蒙的早

<<将嫁>>

上，空气里飘着阵阵水汽。

霍时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马上一口灰吸进嘴里，狠狠地呛了她一口。

一边咳嗽着一边站起来拍拍屁股往回走，霍时英进了城门迎面和六条大汉碰上，是她爹的十八个亲卫中的六个，打头的还是她师傅，她迎上去问：“师傅您这不跟将军走，在这干吗呐？”

牵着马站在最前面的汉子，抱拳行了一礼，半张脸埋在胡子里，那剩下的半张也瘫着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禀都尉，将军让我们留下来做你的护卫。”

霍时英走上前拍拍汉子手里牵的马：“我爹还行，‘飞龙’都舍得给我留下了，这是让我逃跑的时候用呐。”

“将军说了，卢龙寨守不住三天哪怕少一个时辰就把飞龙砍了，再绑了你去见他。”

汉子瓮声瓮气地接着说。

霍时英摸着马头的手僵在半空，她张着嘴看着汉子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最后把手拐了个弯朝着他们挥了挥：“行了行了，那你们就到军营里自己找个地方窝着去吧，等羌人一破城你们就砍了飞龙，绑了我跑吧。”

霍时英说完懒得再搭理他们自己往城里走去，走出十几步后面一阵滚雷一样的铿锵之声跟着就来了：“将军还说了，此乃国难，卢龙寨一役至关生死，拜托都尉了！”

霍时英往前走不了了，一回身笔直射向那几个人的目光锋利如刀，可人家那几位也没搭理她牵着马扭身走了，估计真是到军营里找个地方窝着去了。

霍时英知道她这个师傅脑子有点憨，可这憨蠢到这个地步也实在让人生气，这种事是能站在城门口吼的吗？

这乱了军心是个多大的事。

霍时英气得直哆嗦，看着边上巡逻的两队兵走过来了，最后还是窝囊地甩甩袖子走了。

P5-P7

<<将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